

改变世界 历史的 重要文献



GAIBIAN
SHIJIELISHI
DE [主编: 堵军]
ZHONGYAO
WENXIAN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改变世界 历史的 重要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改变世界历史的 重要文献

主编·堵军

〈十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哲 学 原 理

简 介	(2039)
序 言 作者致法文译者的一封信， 兼作序言。论动体的电动力学	(2041)
献 辞	(2054)
第一章 论人类知识原理	(2057)
第二章 论物质事物的原理	(2090)
第三章 论可见的世界	(2103)
第四章 地 球	(2105)

伦 理 学

简 介	(2121)
第一部分 论 神	(2123)
界 说	(2123)
公 则	(2124)
附 录	(2154)
第二部分 论心灵的性质和起源	(2161)
界 说	(2161)
公 则	(2162)
公 设	(2177)

改变世界历史的 重要文献

主编·堵军

〈十二〉



00000356962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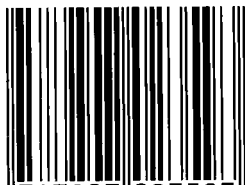
改变 历史 重要文

GAIBIAN
SHIJIELISHI
DE [主 编:堵 军]
ZHONGYAO
WENXIAN

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
吉 林 音 像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于泓
封面设计：潘辉

ISBN 7-80702-359-7



9 787807 023593 >

ISBN 7-80702-359-7/K·22

定价：693.00元(全24册)

简介

笛卡尔是17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于1596年3月31日出生于法国的一个贵族家庭。17世纪的法国与荷兰、英国相比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教会顽固势力强大。在此条件下，笛卡尔难以深入地进行其学术探讨和研究。为了寻觅较为适宜的研究环境，他于1629年毅然离开法国迁居荷兰，在那里隐居了整整20年。1649年笛卡尔应瑞典女王的邀请进宫廷讲学，1650年2月11日病逝于斯德哥尔摩。

笛卡尔不仅对哲学，而且对物理学、法学、医学、力学、数学、光学、气象学、天文学以至音乐都颇有兴趣，并有较深入的探索。自1637年至1699年先后出版了《论方法》、《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和《论心灵的感情》等著作。笛卡尔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在科学史上划时代的著名学者，特别是对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有重要贡献。

笛卡尔生活在17世纪前半期，当时欧洲资产阶级虽已登上历史舞台，但是，资产阶级仅仅在少数地区取得政权，尤其在法国，教会势力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院哲学对科学思想采取敌视态度。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笛卡尔的阅历和思想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当笛卡尔在世界观上反映资产阶级的要求时，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提出了要建立新的哲学原理，当时的哲学研究也确实开始重视科学认识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另一方面笛卡尔的哲学又具有一定的妥协性，因此，笛卡尔在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即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上，成为17世纪二元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世界观上

笛卡尔难以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

笛卡尔的学说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哲学原理》是笛卡尔最系统完整的哲学著作。它不仅包括了笛卡尔已经发表过的思想，而且论述了其物理学理论，还包括过去未发表的《世界》一书的内容。全书共分论人类知识原理、论物质事物、论可见世界及论地球四部分。《哲学原理》中对物质、运动等方面的重点论述包含着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这对促进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书中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论题，是笛卡尔全部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强调了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书中有关“物理学”部分，是笛卡尔哲学中的重要部分，是唯物主义的。笛卡尔认为，在自然界，物质是唯一的实体，天和地是由同一物质构成的。物质只是广延的东西，不能思想。他认为空间就是广延，反对绝对空间论。这样的物质理论比古代的原子唯物论前进了一步。但是，他把物质说成是广延的，把物质的多种形态都归结为位置的移动，这又是机械论。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直接影响了康德，成为从康德到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探讨的主题。法国18世纪唯物论也继承了他的有关哲学思想。

序 言

作者致法文译者的一封信，兼作序言。

先生：

您所不辞辛苦译出的这部哲学，是很精美完善的，因此，我就料到将来读这部作品的法文本的人会比读拉丁文本的人多，而且他们也会更能理解我的作品。我所唯一顾虑的，只是：人们如果不曾受过教育，或者因为自己所学的哲学不能满意，因而鄙视哲学，则我这部书的标题或许就会使他们退缩不前。因为这种缘故，所以我想我应该写一篇序言，——以指示出我的作品的内容，——以指示出我写此书的目标，——以指示出我们由此所可得到的利益。不过我虽然比任何别人都应该更详细地知道那几点，而且应该写这样一篇序言，可是我在这里也只能把此书中所讨论到的主要各点加以简略的叙述。此外，先生如认为有应行公诸世人的地方，那就请先生酌情取舍了。

第一点，我要在此书中解释什么是哲学，在这里，我是从最寻常的事情起首的：就如说哲学一词表示关于智慧的研究，至于智慧，则不仅指处理事情的机智，也兼指一个人在立行、卫生和艺术的发现方面所应有的完备知识而言，至于达到这些目的的知识一定是要由第一原因推演出的。因此，要研究获得知识的方法（正好称为哲学思考），则我们必须起始研究那些号称为原理的第一原因。这些原则必须包括两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是明白而清晰的，人心在注意思考它们时，一定不能

怀疑它们的真理。第二，我们关于别的事物方面所有的知识，一定是完全依靠于那些原理的，以至于我们虽可以离开依靠于它们的事物，单独了解那些原理，可是离开那些原理，我们就一定不能知道依靠于它们的那些事物。因此，我们必须努力由那些原则，推得依靠于它们的那些事物方面的知识，以至使全部演绎过程中步步都要完全明白。只有上帝确是全知的，那就是说只有他对于万物有完全的知识。不过我们也可以按照人们在最重要真理方面所有的知识之为大为小，说他们的智慧为较大的或较小的。我相信，我所说的这一番话都是一切学者所不能不同意的。

其次，我就要提议考察哲学的功用，并且在同时指示出，哲学包括了人心所能知道的一切；我们就应当相信，我们所以有别于野人同生番，只是因为有哲学；而且应当相信，一国文化和文明的繁荣，全视该国的真正哲学繁荣与否而定。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真正的哲学家，那是它所能享受的最高特权。此外，我该已经指示出，说到各人，则不仅与那些专攻哲学的人交往对他有益，而且他如果能亲身来研究，那是再好不过的。这正如一个人无疑地宁可用自己的眼来指导自己的步履，来享受美丽的光色，而不应当盲目地随顺别人的指导；虽则后边这种做法，当然比闭了眼睛，不用指导，只靠自己为好。不过人们如果只图生活而无哲学思考，那正如同闭了眼睛，不想再睁开它们一样。不但如此，视觉所给我们的观赏之乐，还远不及哲学的发现所给我们的满意。最后，我们还可以说，在支配行为，适应人生方面讲，哲学的研究，要比眼在指导步履方面，还更为迫切需要。畜类因为只有身体可保存，所以它们只是不断地追求营养的物品，至于人类，他们的主要部分既然在乎心灵，他们就应该以探求学问为自己的主要职务，因为学问才是人心的真正营养品。此外，我还相信，许多人只

要希望在哲学方面有所成功，并且知道自己在哲学方面的才能只到了何种程度，则他们一定不会在研究哲学时有什么失败。任何卑鄙的人心，亦不会一往不返地固囿于感官对象中，不能稍有一时弃掉它们，来追求较高的好事，虽然他也往往不知道如何才是好事。就是幸运的最大宠儿（富贵尊荣的人们），亦同别人一样，不能免于这种追求。不但如此，我还相信，这类人虽然享有这些好事，可是他们还深深叹息自己得不到更伟大、更完全的善。不过所谓最高的善，若但就自然的理性所指示的而论，而不就信仰的光亮所指导的而言，这种善立是我们借第一原因所知道的真理，也就是哲学所研究的那种学问。这些特殊情节既都是分明真实的，所以我们如果想使人们相信它们的真理，只有把它们元元本本叙述出来就是。

不过人既然经验到，自夸为懂得哲学的人们往往比从来不研究哲学的人们还不明智，还少理智，因此，他就会不肯同意我这些学说。为解除这种疑惑起见，我想我已在此处约略地解释了，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内容如何，我们的智慧究竟达到哪些等级。第一级智慧所包括的意念，本身都是很明白的，我们不借思维，就可以得到它们；第二级包括着感官经验所指示的一切；第三级包括着别人谈话所教给我们的知识；此外，还可以加上第四级，就是读书，不过我所谓读书只是说读那些能启发人的著作家的作品，而不是说读一切作品，这种读书亦正仿佛是我们同作者谈话一样。据我看来，我们寻常所有的知识，都是由这四种途径获得的。在这里，我并不把神圣的启示归在这些途径之中，因为它不是循序渐进地指导我们，而是立刻使我们升到确定的信仰。

不过在往古来今，许多大才都曾努力找寻第五条达到智慧的道路——比其余四条确定万倍，高妙万倍。他们所试探的途径，就是要寻找第一原因和真正原理，并且由此演绎出人所能

知的一切事物的理由。哲学家的头衔多半就是授与这一类人的。我觉得，直到现在还不曾有一个人完成这种事业。著作流传于后代的首要的哲学家就是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不过他们两人亦无甚差异，所差异的只在于他们一为坦白，一为不坦白。柏拉图追踪其先师苏格拉底的后尘，坦白地承认了自己原不能找寻出任何确定的事理来，而且他只是把自己所认为大概可靠的事理写出来，亦就算了；为了这个目的，他只想象出一些原理，努力以之来解释别的事物。至于亚理士多德的特点则是没有那样坦白，他虽然给柏拉图做了20年弟子，而且他也没有什么胜于其师的原理，可是他的讲学方法一反其师之所为，他往往把自己大概也并不能认为真实的事理，说成是真正而确定的。不过这两个人，因为已由前述四种方法得到许多见识和学问，而且这些特长又把他们的权威弄得高不可攀，因此，后来继承他们的人们只愿意信服他们的意见，而不肯亲自来追寻一些更高明的意见。他们的弟子们所聚讼纷纭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还是应当怀疑一切事物，还是应当确认一些事物。这种辩论使他们双方都陷于极荒谬的错误。因为主张怀疑的那一部分人，甚至于怀疑到人生的行动，以至忽略了支配行为的日常规则；至于主张确信的人们，则以为确信必须依靠感官，因此，他们就完全信托感官。伊壁鸠鲁主张此说最力，据说，他甚至敢于违反一切天文家的推论，说太阳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大。

真理是两方面的人所持意见之间的一个中项，因此，我们就看到人们在许多争辩中都有一种错误，就是每一方面的争辩者愈具有反抗精神，他就离得真理愈远。不过过分偏于怀疑的那些人的错误，也并不曾为人所长久相信，至于其反对派的错误，也有几分受了某种学说的改正，依那些学说来讲，感官在许多情况下是可以骗人的。不过我们可以说，确定性不在于感

官，只在于具有明白知觉的理解中；而且我们如果只具有由前四级智慧得来的知识，则在人事方面，我们既不当怀疑那些似乎真实的事理，亦不当认为它们是很确定的，——我们关于它们的意见总是可以改变的，纵然那些意见是由明白的理性所强示的。不过我虽然指示出这一层来，那些偏重确信的人的错误，仍不曾因此完全被铲除。

近代想做哲学家的大多数人，由于不知道这层真理，或者虽知道而却忽略了它，都盲目地追随亚理士多德，往往曲解了他的著作的本义，并且以各种不相干的意见归诸于他，实则起亚氏于九原，他也恐怕未必承认那些意见。就是不追随他的人们（其中有很大的天才），也在幼时习染了他的意见，因为他的意见已成了学校中主要的教材。因此，他们的心就为偏见蒙蔽，不能冲决藩篱，认识真正的原理。我虽然很敬仰一切哲学家，而且不愿意多肆责难以取憎于人，可是我正可以举出证明来阐明我的说法，而且我也不以为他们能反对我的说法。我可以说，他们所立的原理，是他们所未完全知道的。例如，我知道他们个个都假设，地球上的物体有重力，但是经验虽然明白指示我们说，我们所说的重物都坠向地心，可是我们并不因此知道重力的本质，并不知道物体之下坠，是凭借何种原因，何种原理，因此，我们就必须由别的来源来求得这种知识。至于说到有些人采用为自己的原理的东西，如真空和原子、热和冷、干和湿、盐、硫磺、水银等事物，也是一样。不过原理如不明白，则不管推论的方法在形式上如何正确，都不能由此得出明确的结论。因此，由这些原理所得出的推论，并不能使他们确知任何事物，亦不能使他们在追求学问方面稍进一步。他们纵然偶尔曾发现了任何真理，那也是从上述四种方法中某一种得来的。虽然如此，我并不要贬抑他们每一个人正当要求的尊荣；只是为了慰藉那些尚未注意此种研究的人们起见，我不

得不说，哲学正如旅行一样，在旅行时，我们如果背向着自己所要去的地方，则我们在新方向中走得愈久愈快，我们就愈远离目的地，因此，我们后来纵然受人指引，返回正道，我们也不能立刻达到以前预定的地方，好像自己就根本没有走回头路似的。同样，在哲学中，我们如果应用了虚妄的原理，则我们愈仔细琢磨它们，并由此演绎出许多结论来，则我们愈不能认识真理，愈不能得到学问。我们虽然以为自己推论得法，实则我们是离真理愈远。由此我们不得不推论说，人们愈未曾学过冠冕堂皇的哲学一道，他们是愈适于了解真理的。

其次，在阐明那些事物以后，我本想指出，我为什么主张那些能借以达到最高智慧即人生至善的真正原理，就是我在这部书中所提示的原理。只需提出两种理由就足以证实我这种说法。第一就是，这些原理是很明白的；第二就是，我们可以由它们推演出别的一切真理来。因为真正的原理所需要的，只有这两个条件。不过我很容易证明它们是明白的；首先是取证于我发现它们时的方式，就是说，我要排斥一切有丝毫可疑的命题，因为任何命题在仔细考察之后，凡不能以此方法排斥的，都确实是人心所能知道的最明白最确定的命题。就如我既然凭思考知道，怀疑一切的人在怀疑时不能怀疑他自身的存在，而且在怀疑一切却不怀疑自己时，能推理的那种东西，不是我们所谓身体，而是我们所谓人心或思想，因此，我就把这种思想的存在认为是第一原理，并且由此分明推得下述的真理：例如说，有一位上帝，他是世上万物的创造者，而且他既是一切真理的源泉，所以他给我们所造的理解力，在对各种事物有了很明白、很清楚的知觉时，它的判断一定不会错误。这些就是我在非物质的对象或形而上的对象方面所利用的原理，由这些原理，我又在物质的或有形的事物方面，极其明白地演绎出别的一些原理来，就是说：有些物体有长、宽、高三个量向，而且

它们有各种形相，并且可以在各种途径下被运动。这就是我的总原理，由此我可以推演出一切别的真理来。证明这些原理的明白性的第二个情节就是：它们是各个时代人们所熟知的东西，甚至是一切人类认为真实而不容怀疑的东西加以接受的。只有上帝的存在是被某些人所怀疑的，因为他们过分重视感官知觉，而上帝是既不能见，又不能触的。

不过我所归在我的原理以内的那些真理虽然是自古至今为一切人所知道的，可是据我所知，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把它们采用为哲学原理，换句话说，他们都不曾以为我们可以由这些原理推演出世界上所有其他任何种知识来。因此，留待我做的工作，就在于指出，这些真理确是有此功用的。在我看来，要想证明这一点，最好是求助于经验的证据；换句话说，就是要请读者披阅我这部书，因为在我的作品中，我虽然不曾论到一切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我想，凡我所提到的，我都已解释清楚，因此，他们只要仔细读一遍，就会有理由相信，要想达到人心所能及的最高知识，大可不必追求别的原理，只要有我这些原理就够了。这种情形尤其显然，如果他们在披阅了我的著作之后，费神想一想，有多少问题在此书中已经讨论得很清楚，解释得很明白，并且在参考别人的著作时，他们可以看出，如果他们以异乎我的原理的原理来解释同样问题，他们的理由又是怎样靠不住。为使他们更容易从事这种思考起见，我还可以说，受我学说熏染的人，比未受熏染的人要易于了解他人的著述，易于估量他们的真价。这正与我前边所说的一开头就研究古代哲学的那些人的情况相反，就是说，他们愈研究它，就愈不易正确地了解真理。

关于此书的读法，我也应当附带说几句话。就是我希望读者首先把全书当作一本小说，通体读完，在读的时候，不必过分注意，纵然遇到困难，也不要停住，只求知道我所谈的问题

的大概就是。此后，他如果觉得我所说的事理值得更仔细地考察一番，而且希望知道它们的原因，那么他也可以再读第二遍，以便看到我的推论的前后关系；但是他纵然不能到处明白地发现我的证明的前后关系，或不能理解我的一切推论，他也不要因此就悲观失望，把它搁起来，他只需用笔把困难的地方标出，继续不断地把它读完。以后，他如果不惮烦地把此书再读第三遍，则我相信，他在重新披阅之中，一定会把以前所标出的那些难题解决大半。这时，如果还有任何难题存在，他在再读一遍以后，结果一定能够把它解决。

在考察各种人心的天然能力时，我已经说过，任何智力迟钝的人只要遵循正轨，他一定能了解良善的意见，甚至获得一切最高的科学。这是可以用理性加以证明的；因为我的原理既然很明白，而且由此演绎出来的，只有最明显的推论，因此，任何人都不会智钝识暗地不能了解由此所导出的结论。自然，人们都是不能完全免于受偏见之累的，而且最热心研究伪科学的人们，也是最受它们的害的；不过除此之外，一般中才之士又往往确信自己无才，不肯研究，而在另一方面，则更为热心的人们，又有迫不及待之势；因此，他们又往往接受了远非明白的原理，并且由此推出可疑的结论来。因为这种缘故，我很愿意那些过分怀疑自己才能的人们知道，他们只要肯稍费心思来考察我的著述，他们就可以完全了解其中所说的一切道理。同时我还要警告那些急进的人们，即使是桀桀大才，也必须费许多时间和注意，才能明白我在书中所谈及的各个方面。

其次，为使人们了解我印行这些著述的真正宗旨起见，我还希望在这里说明一下，一个人在打算启发自己时我所认为应循的次序。第一点，一个人如果只是由上述的四种途径得到通俗而不完备的知识，则他应该首先努力拟定一套足以支配自己行为的道德规条，一则因为在这方面我们不容迟延，一则因为